

家宴

张柯

一桌丰盛的酒席把十几个虽有着血缘关系却彼此疏离的亲戚维系在了一起。令人感慨的是,促使大家相聚的竟然是一个人的死亡!生前,他是人人嫌弃的浪子,家人都怒其不争,当生命油尽灯枯时,又哀其不幸。大家在惋惜他还算年轻生命凋谢的同时,又喟叹由他的平生想起,实在是没给社会或家庭创造多少价值,他的留下更是家人的累赘,逝去反倒成了解脱。

天儿似乎也跟着应景,细雨霏霏,又时不时刮阵小风,很是萧瑟。

一个魂灵在悄无声息地游荡,他是几天前的逝者,明天,他就要被送去火葬场,从此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临行前,他想最后看一眼这世间,听一听亲人的絮叨。

灵堂冷清寂寞,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正默默地烧着纸钱,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魂灵心底生出一丝怜爱,轻轻地上去想抱抱他,却穿身而过。

一声叹息,他沮丧地飘荡在街头,不知不觉间来到一家酒店,这里有一帮因他而齐聚的至亲。

桌子的正上方,正襟危坐的是正直善良颇有威望的小爷小奶,他们如今是这个家族在世最年长的长辈,这个庞大的家族因老一辈的逐渐逝去而日渐凋落,平时天各一方的族人们鲜少联系,留存于老家的小爷这一脉必定会承担更多,也更具有宽广博大的胸怀,今天的聚会就是小爷发起的,大家在顺带讨论葬礼的同时,也在等另一个核心人物的到来。

依次下坐的是从远方赶来的叔叔姑姑们,虽说都是至亲,但受地域限制,平时联系极少。然后是小爷家的堂叔。大家的神情并无悲戚,如同闲话家常。话题中心是他的儿子——那个13岁少年的将来。

晓峰还是孩子,别人像他这样的年龄都还在学校呢!大家都作为孩子的长辈,也算是直系亲属,一会儿等建

业来了,具体讨论下孩子的将来吧,不能小小年纪就这样荒废了。小爷庄重地说。

大家除了附和,再没更多话语。

终于,门外传来一阵匆匆脚步声。风尘仆仆的建业终于到来,他首先歉意地说声迟到了,然后和小爷小奶打招呼,大家一番简单的寒暄。坐定后,堂叔吩咐服务员上菜。

气氛活跃起来,建业端起酒杯说先敬小爷,却被小爷拦下。

建业啊,既然你到了,就商量下孩子问题吧。建设不在了,你现在是老大,又是领导,应该你做主。小爷的语气不疾不徐。

放下酒杯,建业看了其他几个兄弟姐妹,都沉默不语。

小叔,您老德高望重,说得在理,平时我们都在外地,老家也就您经常在照顾他们一家,如今只剩孩子一人了,除了我们,他也再没有其他亲人。我们有责任承担。这不是小事儿,咱们几兄妹还得再细细商量一下。建业语气有点犹豫。

今天大家难得一聚,葬礼结束了就都天各一方了,今天我就倚老卖老一回,为这孩子做一回主吧。小爷的话语颇有几分权威。

我已经帮忙联系了三中的老同学,晓峰可以去插班重读八年级,平时住校生活。一直默不作声的堂叔说道。

咱老两口退休也闲着,周末放假时就回我们家,我问过他了,这孩子还是挺喜欢和我们在一起的,家里多个人,热闹。小奶满脸慈祥,笑呵呵地说。

建业不再说话,一脸愧色地抓住小叔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些



棋师

周明金

豫南古镇的东街有一方姓老者,擅长下象棋,尤其爱设残局与人对垒赌输赢,其棋艺高超,小镇称绝。凡擅下棋者都坚信名师出高徒,管他愿意不愿意,一律称之为“老师”,企望能得到真传或指点一二,以提高技艺,但“方老师”秘不授人,至今小镇上也没有一个他真正的徒弟。由于他怪招叠出、虚虚实实、真假难辨,赢多输少,人送雅号“小镇棋师”。

常言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棋师”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

数年前,“棋师”在小镇的交通要道——十字路口开一茶馆兼棋社,专设残局与人对垒,只要南来北往过路之人停步下棋者,烟茶招待,不收分文,可以下注作为赌筹,赢者照注赔付,输者算是交了学费,尊一声“老师”,拍拍屁股走人。赌棋被明令禁止,“棋师”便赌烟、赌物,好在只赢不输,“棋师”一发而不可收,来者也不乏棋林高手,但无一能胜,“棋师”傲视群雄,愈发得意。

有一天,一过路司机,20多岁,下车问路,见“棋师”设有残局,便想与“棋师”切磋棋艺。“棋师”见是一毛头小伙,根本没放在眼里。谁知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非要与“棋师”赌一顿酒饭,算是交个棋友。一向轻敌的“棋师”心中暗喜:胎毛未褪、乳臭未干的伢崽送“礼”来了。

楚河汉界,立即战云密布:拱卒、跳马、飞象、撑士、架炮、走车……中宫炮,用马罩,双车挟士,重炮将军,直斗得难解难分。谁知这年轻人是久串江湖的棋林高手,连续七局赢得“棋师”支不上招。三九天“棋师”输得大汗淋漓,眼睛似乎也突然害了病,愣是看不清路数,越急越输,越输越急,输掉的不光是棋技,还有“棋师”的名誉——输不起呀!年轻后生也不谦虚,起身拍拍手说:“请问老前辈,贵镇上还有没有下棋高手?日后再从贵地经过,好去切磋。”“棋师”支吾难答,连谦辞也忘得一干二净。酒饭未请,后生驾车远去,“棋师”急火攻心,双眼红肿,险些失明,于是又得绰号“棋瞎子”。

“棋师”从此撤了茶馆,收了棋社,班师回营潜心钻研棋艺,据说现在真的可以称为“棋师”,但他已发誓退出棋林,不再与人对弈。但凡有人下棋,“棋师”从此经过,双方都会客客气气地站起来,礼让道:“老师,来一局!”“棋师”摆摆手,欲言又止,匆匆而去。小镇上擅长下棋的、善于下棋的仍以“棋师”为荣,甘称徒弟。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这局棋已到败局,就是俺老师‘棋师’来了也救不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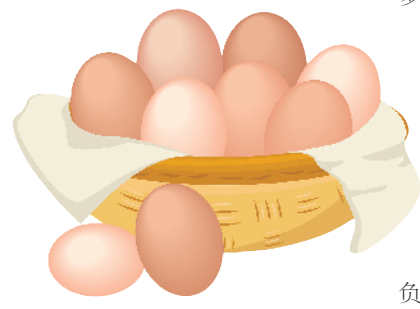
奶奶数鸡蛋

徐高杨

那年头,家家都很穷。穷得像冬天的落叶树,光秃秃的。

奶奶最心疼小孙女晨晨了。最近晨晨有点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这可急坏了奶奶。

奶奶把压箱底的钱拿出来,买



了六只老母鸡。先杀一只最肥的,给晨晨炖汤吃。其余五只放在院子里养着,留下蛋给晨晨吃,这样可以长久地给晨晨补充营养。

奶奶每天都要去野外找最肥嫩的草喂鸡,希望它们每天都下蛋,多下蛋。但母鸡们不争气,好久才会有一只鸡下一个蛋。这可急坏了奶奶。她每天对着五只鸡发呆,然后又出远门去找更肥嫩的草。

山下的好草都被割遍了,只能往山上去了。山上的草更好,因为高处的草可以得到更多的阳光。于是奶奶背着草篓,就天天往山上爬。功夫不负有心人,母鸡们终于比以前下蛋多了。五只鸡轮流下蛋,平均每天下

一个蛋。奶奶就更有精神了,一有空就往山上爬,再累也不觉得累。

但是时间久了,奶奶又犯急了。每天一个鸡蛋也太少了,怎么够晨晨长身体的。要是每天多下几个多好啊。

晨晨的爸爸妈妈就劝奶奶:“不要急,会越下越多的。”奶奶只是摇摇头。奶奶觉得自己真没有用。

有一天早上,奶奶高兴地叫醒晨晨爸爸妈妈,说:“你们快看!我今天早上数了又数:1、2、3……1、2、3,三个鸡蛋了!果然越下越多了!”奶奶手里拿着鸡蛋,高兴得像个孩子,晨晨的爸爸妈妈也非常高兴。

奶奶不知道,这多出来的两个鸡蛋是晨晨爸爸妈妈四处借来的。